

## 络石啊络石

■ 黄海樱

## 胶木岭

■ 梁少波

端午才过,挟持着高温和雨水的天气先生登台亮相,早已成为占领主场的夏日霸主。

酷暑之下,楼顶花园里那株陆陆续续开了两个多月的络石,不知不觉到了尾声。花儿退场,又剩下满墙油绿发亮的叶子。

每年春天,看着花园里的络石花开花落,已成为我记录花园四季的美好时光。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与络石的结缘,就是一个从邂逅,到相识,再到陪伴的故事。

依然记得,初遇络石的那个春天。那是八年前的一个春日,我们一群要好的老同事结伴前往化州市平定镇一个静谧的小山村——老同事文的家乡,为了观赏一年一度的橘红花事而来。

那天清晨,我们结伴在村子里闲逛。逛到村边的一个角落,我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盛开在长满绿叶藤蔓上的白色小花,如小风车形状的朵朵花儿簇拥着,如瀑布般从山边一幢荒废的泥砖老屋屋顶上倾泻而下,清风吹来阵阵花香扑鼻,成群结队的蜜蜂环绕飞舞。真是狭路相逢,满壁芬芳。当时,我的眼睛就挪不开了,不设防

地沉醉于那面美丽的花墙,任凭同行的同事叫唤也不忍离开。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依旧再去小山村赴橘红花事之约。

惦念着那片白色的花瀑布,我离开赏橘红花的大部队,独自前来寻她。还是在老地方,盛开的花儿依然盘桓在老屋房顶上,虽然花量少了许多,却让我满怀重逢的喜悦。

第三年的春天,前来小山村赏橘红花的,除了我们这群老朋友,多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这个静谧美丽的小山村,因为种好橘红这棵“树”,逐渐声名大噪,成为远近闻名的“化橘红第一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拓宽了进村的水泥路,装上了路灯,翻新了农舍,修缮了公共设施。

只是,这一趟赏花之行,我再也找不到那片挂念了一整年的白色花墙。那幢荒废的泥砖老屋早已拆除,平整好的地面满是新栽种的橘红树。

这一趟赏花之行,我带着丝丝遗憾而返。心心念念之下,按图索骥,从网上找到了这花儿的名字——络石。

络石,是夹竹桃科,络石属常绿木质藤本植物,春天开花,皓洁如雪,幽香袭人。花儿属右旋五瓣花,野生品种多为白色,园艺品种除了白色,

还有黄色和粉色。因花朵形状如小风车,又名风车茉莉、万字茉莉。

何不种上一株络石,让自己实现赏花自由!

寻遍县城的花店无果后,我转身从网店买回一株花苗,种在家里的楼顶花园。

浇水,施肥,牵引藤蔓,在我的悉心照料下,这花儿仿佛也知我心事,不断地抽芽吐绿,一根根披上油亮碧绿革质叶片的藤蔓,眨眼就爬满了一面墙的木栅栏。

来年春天,春分刚过,这面绿油油的络石花墙便开始抽出一串串的花苞,开出一簇簇白色的小风车。

络石盛开的春天,也是姹紫嫣红的花园最美丽的时候。我最喜欢在春风和煦的休息日里,坐在络石花墙下,沏上一杯清茶,阅读一本心仪的好书。清风拂过,花香四溢,耳边不时传来蜜蜂的嗡嗡声响。倏然间,会有离枝的花儿如小风车般飞舞旋转,自头顶飘然落下。

络石啊络石,分别一年后,在春天的花园里,我终于与她再度重逢。从今往后,每一个春天,她都会如期而来,与我一同分享这美好的春光。



络石 ■ 黄海樱

## 赏春

■ 大与

藤蔓爬上竹架,  
触摸季节的双手。  
繁花点缀,  
恋上春天的额头。  
连落英都被蚂蚁高举,  
音符被蜜蜂颂唱……

时光清浅,  
采一束春花藏在诗里,  
赐纸张一缕清香。  
岁月漫长,  
撒一段愉悦种在田中,  
予心情一朵花开。

## 那年一起摘的山果

■ 林荣珠

赤阳在浅蓝色的天空高挂着,山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丝风都没有,只有蝉儿在树上聒噪着,好像也对这天气非常的不满。灌木丛中却是几张黝黑的小脸,正兴奋的逮着山果树,熟练地摘着果子。

摘山果,是我们小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农历的六七月份,正是山果成熟的季节,很多常见的山果也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农村的娃,平时很少零食吃,这个时节可以肆无忌惮地摘吃山果,每人都会准备着一个网袋,趁着打柴或者放牛的空隙就要到山上逛逛。打柴的,早早把两篮子柴耙满了,然后放山边,一头扎进灌木丛中;放牛的拿着长长的牛绳,把牛绑在树上,也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山脚下的果子大多不够熟,因为摘的人太多,剩下的都是半生熟的。所以胆大点的孩子会摘着摘着就进入山中去。

在桃金娘成熟之前,先熟的是酸藤果。

酸酸甜甜的酸藤果,一粒一粒地吃总是不过瘾的,所以我们会一大把一大把往嘴里塞。紫黑的酸藤果在小嘴里翻动着,吧唧吧唧,偶尔有汁儿从嘴角流出,孩子们也是毫无顾忌地掀起上衣一抹,又开心地跳开了。那时我们的衣服总有一摊一摊的汁

痕,大人洗衣服的时候免不了对我们一番责骂。

酸藤果摘得差不多了,桃金娘也上场了。

桃金娘的花很好看,先白后红,一片片的花瓣宛如一个个小碗,托着中间的萼管,还真像一个大方面带着风韵的娘子!我们经常把它的花瓣扯下,然后高高抛起,撒向同伴。好不容易盼到它的果实成熟了,村里的娃们早早地约上几个同伴一起到山里摘果,我和妹妹也跟着大伙一起上山。但是我的胆子比较小,只敢在山边摘。妹妹她们天不怕地不怕,钻进长得比我们高的树林里,她还告诉我:“姐,这边的果子更大更熟!”我经常一边摘,一边大声喊一声妹妹,她偶尔会回应我,有时摘得忘形了,眼里只有果子,也就顾不上我的呼唤了。一个早上下来,妹妹她们总能摘了满满的一袋,我们分享着自己胜利的果实,吃得满嘴乌黑、满心欢喜。

有一种野果叫紫玉盘,这种果子在山里不多,我们喜欢摘它的花来吸吮花蜜,甜甜的,滋润了整个童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野果,我们想吃却不大敢吃的——地捻子。地捻是小灌木,匍匐生长,有一颗就有一大片,它的花形似桃花,花开的同时孕育了它的果实,成熟后的地捻子紫黑

色,身上有干瘪的小刺,完全不影响食用。我们很喜欢摘来吃,但是大人却不太同意我们去摘,理由是它长在地下,很多山鼠、雷公狗爬过,会撒尿在上面,所以也是很听话的,忍住想摘的手,看着它们流口水。

还有一种野果也是我们的最爱,它就是野牡丹。野牡丹有着紫红色的花瓣,雄蕊上金黄的花药供着中间的柱头,像一个神坛一样。它一般在十月份左右才完全成熟,果实像一个小罐子,叶子毛茸茸的,掠过皮肤有痒痒的感觉。成熟的果实,果皮会裂开,露出里面一瓣一瓣的果肉,果肉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黄色小点,我们会把那些小点擦开才吃果肉,要不然会有一股苦涩味,影响口感。那时我们总是把摘到的果实用衣袖轻轻擦拭,擦掉黄色小点,再把果实放到嘴里,甜甜的果肉汁在舌尖流过,回味无穷。

光阴流逝,我们不再是那个漫山遍野奔跑的放牛娃,餐桌上,也已摆满各种水果,什么都有,果大汁多的,甜脆可口的,新鲜不常见的。看着大街上满满当当的水果,我总会不由得想起童年摘过的果。山中野果,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那股弥漫在童年里的甜,那盛夏里的笑脸,却一直在记忆深处。

老家村庄的背后有几座山,山都不高,其中一座山植满了橡胶树,因此村里人称其为胶木岭。

小时候,胶木岭是伙伴们的乐园,留下我少年时期无数的足迹和甜美的回忆。

胶木岭从岭脚到岭顶开垦了十多条环山林带,每隔几米种植一棵橡胶树。站在树下,无论左看还是右看,都是清一色的橡胶树,就像士兵列着整齐的队伍。记忆中,每棵树的树身距离地面约一米处都被刀子斜划出一道弧线,伤痕累累。这是胶工割胶划出的刀痕。乳白色的胶汁液从伤口流出来,滴落在一个与饭碗一般大的用铁丝将其与橡胶树捆绑在一起的瓷杯里。该瓷杯我们称其为胶杯。记得有一段时间,也许是为了胶杯能与橡胶树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杯口的制造多出了一条边,杯身也更光滑鲜亮,很受伙伴们喜爱,于是顺手牵羊拿几个回家当饭碗使用。然而没有了胶杯,流出的胶汁液白白浪费,这给胶工带来很多麻烦。为此,胶工找学校告状,我们少不了被老师狠狠地批评教育一番。

夏天,橡胶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胶林浓密、树荫匝地,四周弥漫着似乎可以触摸的静谧。这个时候,正是小伙伴们最自由最惬意的时光。先将牛绳绑在牛角上,安顿好牛在草地上悠闲觅食后,便分敌我双方打野战,钻进高及肩头的杂草丛中藏起来。为了不暴露目标,模仿《地雷战》游击队员的做法,折几根带叶子的树枝扎成圆形的树叶帽戴在头上,匍匐在草丛下。然而,如果稍不留神,就会碰巧撞到杂草丛里的蜂窝。蜜蜂受到了“侵略”,便凶狠地寻找“侵略”者报复。而伙伴们也受到惊吓,一溜烟地从杂草丛中窜出来,比兔子跑得还快,但还是被蜇得鼻青脸肿。这下子,我们由打野战改为捅蜂窝了,这个仇不能不报。大家七手八脚捡拾一些干柴,轻手轻脚地挪到蜂窝下点燃,蜜蜂闻到烟味便四散乱飞,不一会儿便全不见了踪影。我们摘下蜂窝,分享蜂蛹。

打胶浆球也是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一项游戏。橡胶树被胶工划割后的弧线伤口处都凝结着一层薄薄的长长的胶浆,将胶浆撕扯下来,揉成一个比乒乓球大一倍的胶浆球。胶浆球的弹性非常好,而且是实心,不用充气,也不会破裂。然后找一根竹篾,弯成一个圆,竹篾的两端插进墙缝里,这便是小伙伴们自制的“球篮筐”,虽然简陋,但玩得不亦乐乎。又或者在晒谷的禾堂中间划一条线,将球拍过去,对方拍过来,一来一往,谁没接住就算输。这样的游戏伴我度过了整个少年。

除了玩胶浆球,我们还用胶浆捉蝉。将煤油与胶浆浸泡,浸泡后的胶浆粘性非常强,将胶浆粘在长竹竿的末端,觅到树上的蝉叫得正欢时,将长竹竿的末端对准蝉的翅膀伸过去。要轻,还要准,离蝉还有一两公分,用力一推,蝉就被粘住了。

橡胶树是落叶乔木,到了冬天,叶子基本掉光,树下铺满一层枯萎的树叶。这时候,女孩子用工具将树叶堆成一堆,然后装进箩筐里挑回家作燃料。男孩子则捡拾掉落地上的橡胶籽做游戏。捡拾的橡胶籽塞满裤兜后,便找一块大石头,双方各取出一颗橡胶籽,一上一下叠在石头上面,左手固定,右手紧握拳头用力往下捶,啪的一声,没那么结实的橡胶籽被捶成了碎片,而另一颗毫发无损。被捶碎的一方再取出一颗,继续捶,最后谁的兜里没有了橡胶籽就算输了。虽然拳头疼痛难忍,但乐此不疲。

橡胶树的经济寿命是35~40年,到了年限,就砍伐掉重新种植,因而,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曾一度被砍个精光。看着光秃秃的胶木岭,我心里异常难受,一种失落感在心头萦绕,毕竟那是我生长的地方,留下了我少年时期无法抹去的记忆。去年,新种植的橡胶树已开始采割,胶木岭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我在村里的微信群里约了当年的玩伴,趁端午放假之际,一起回到胶木岭逛逛,因为,那里才是我们的根,才能感受到那份与众不同的亲切。